

实录

华不注投稿邮箱:
qlwbhzbz@163.com

【街巷】

济南的水胡同

□雪樱

近日,朋友在微博上晒出一张水胡同的照片。他说道:“七拐八拐,才找到这一条水胡同。”听说这是至今仅存的一条水胡同,我的心咯噔了一下,立刻查阅起来,朋友说的这条水胡同是位于泉城路西头路北、高都司巷以北、启明街路东的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街,最窄的地方只能两个人并肩而行。

旧时,城区没有自来水,百姓吃水,全靠自然水源。家乡泉子众多,好多人以卖水为业,那些家中缺少劳动力或生活稍微富裕的人家,需要买水喝。小贩们用“担杖”(扁担两头加上铁链、铁钩)挑着水走街串巷,一个铜钱一担水,改用纸币后每担水约一百元(一分钱)。时间久了,他们有了固定的运水路线,水花打湿石板路,人们穿梭来往,踩出一条条水胡同。炎炎夏日,地上湿漉漉的,给人以凉沁沁的感觉;到了冬天,地上会结冰,路面滑不好走,热心的住户会洒上一些炉灰。后来,人们用上了自来水,挑担卖水已成为昨日风景,水胡同也淡出人们的视野。

据相关史料,水胡同已经有120年的历史了。听老人说,过去的老城区分布很多水胡同,王府池子一带比较集中。王府池子有个好听的名字叫“濯缨泉”,北魏时期称为“流杯池”,元代改称为“灰泉”,到了明朝,始名“濯缨湖”,因在德王府的邸内,故俗称为“王府池子”。后来,清军攻占济南,废德王府为巡抚衙门,将王府池子划出来,使王府西边濯缨湖等一大片地方废为民用,“旧时王府院中池,流落民间百姓家”。

王府池子街因王府池子而得名,最初时叫魏家胡同,胡同口有一眼“腾蛟泉”,民居院落里也分布着诸多泉子,因此,这条街也是水胡同。沿着王府池子街往北去,便是闻名遐迩的曲水亭街,街上的“刘氏泉”不远处,有一条较窄的胡同,叫涌泉胡同,也是一条水胡同。

顺着这条街往西走,再往北,便是府学文庙,这里是古代秀才赶考的必经之路,有多少中举的人能够忆起,腾蛟泉寄寓的蛟龙腾跃祝愿?刘氏泉的来历则是与酿酒有关,古人推测刘氏是一位酿酒者,用清泉酿制佳酿瓮头春,即一种初熟之酒。

除了王府池子附近的水胡同,花墙子街、南门附近的水胡同也很有名。

物质匮乏年代底层劳动者生出的智慧,包蕴着大写的“泉”字,也流露出向上的精神。古老的泉子,为水胡同增添生机,也使百姓的生活变得诗意起来。每天清早点炉做饭时,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,边走边吆喝,“卖水咧!”“甜水卖咧!”他们卖的哪里是泉水啊,分明是在出售生活的美好。

贩夫走卒挑水卖水,也将根种在这片土地上——是脚踏实地过日子、“阔达敦厚”做事情,那种淳朴的民风、亲如一家的街坊情谊,化作老济南的城市底色,也是“城南往事”的一部分;任岁月冲刷,永不褪色,早已嵌进济南人的血脉里,融化为文化的DNA。

伴随年龄的增长,我愈发懂得:自然对人类的教化,现代人常常视若无睹,而是被那些功利和花哨的东西所吸引,到头来错失领受的机会,实在可悲。旧时的人们,懂得珍视自然的馈赠,或“竖一个绿耳,听白雨跳珠”,或“愿为泉上叟,杯饮终残年”,或“老屋傍清泉,小巷石阶长”……打开岁月的卷轴,昔日的水胡同,恍若近在眼前,“水胡同”三个字氤氲出一片高远天地,一撇一捺全是人间大美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两条水胡同,一条是记忆中的水胡同,一条是生命前进的路程。带着泉水的味道和街巷的影像,我们背井离乡,踩出一条大路来,这是精神世界的水胡同啊。

仅存的一条水胡同,我会常去看看,别让它那么孤独。

【活法】

外面万家灯火,我在地下感受亲人的温度
我是车库收费员

□王力生

咚-咚-咚,新年的钟声敲响了,外面噼里啪啦的礼花声格外热闹,我低头看手机,孩子发来一条短信:“爸,过年好,我们这会儿下饺子呢,您在外边多保重!”我的心里袭来一阵暖意,翻出5岁小外孙的照片看了看,又赶紧放下手机。来上夜班前,我已经和家里人都视频过了,欢声笑语还回荡在耳畔,但眼前已是空旷的车库。因为是除夕,事情格外少,外面的热闹和车库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这是我今年春节在青岛一家商场地下车库工作时的经历,我们这行一般不休假,因为忙呀,节假日车流更多,不加班就不错了。虽然我已经55岁,但因生活所迫,不得不离开唐山遵化老家,辗转过很多城市,一年回家不超过两次,今年初我调到济南万达广场地下车库后,至今仅能从手机中感受亲人的温度。

我在地下车库工作是从去年12月开始的,我选择这项工作,因为相对稳定,不需要到处奔波,每月有两千多收入。

寂静,一片寂静;漫长,特别漫长。这样的夜充满了神秘的色彩,却给我以压抑感。晚上值班,两个停车场出口只开放一个,所以偌大的空间里,只有我一个人。我坐在椅子上,看着车库里明晃晃的灯,迷迷糊糊间有些不真实感,脑中跳出无数遐想。

要是在农村老家,这时应该能听得到几声狗叫吧,家里人都进入甜蜜的梦乡了吧。恍惚间又想起以前在唐山铁矿和工友一起工作的日子……虽然我白天会补觉,但是上了年纪,实在困得不行了,坐着就睡着了。

大多数时候,我是强忍着

困意的,起来抽根烟,喝杯茶提神。车库里闷得慌也只能在岗位周围的一小片区域走走,不能到地上去,要看好钱呀。收的停车费虽然金额不大,但也不敢有一点闪失。

不知这八小时是怎么一分一秒过去的。当出口处渐渐透出亮光,黑夜逐渐褪去,指针指到八点钟,我终于下夜班了。一走出停车场,明晃晃的日光我不禁眯起眼睛,大口呼吸了外边的空气,总有种满血复活的感觉,情不自禁地感慨:新的一天又来啦!

我一周六天班,白班中班夜班三个人倒班,虽然夜班难熬,但我更喜欢夜班,因为白班(8:00-16:00)的忙碌是截然不同的工作状态。

“明明刚开进来,怎么可能超时呢?”一天下午四点多,一位四十多岁的男车主得知自己停车已超15分钟,需要交两元停车费后,大声嚷嚷了起来。

而我的电脑上清清楚楚地显示着17分钟。“这个时间是电脑计算不是人工计算,不会出错的。”我指着电脑屏幕,耐心向他解释。他无语可说,交钱离开。“下次记得看好时间,14分就赶紧出来。”我冲着他的车屁股说。

虽然偶尔会遇到一些执拗的车主,但是大部分车主脾气很好,很配合工作。“您好”“慢走”是我工作时说得最多的话。在每天下午四五点钟,这两句文明用语说出口的频率之高,已经让我达到了不由自主的境界。

万达广场地下一层还有个超市,所以每天的车流量都挺大。在最忙的下午四五点钟,排队缴费的车子连成一长串,跟大马路上堵了一整条街似的,那会儿得忙好久不沾凳。所以有时候上白班本来4

点可以下班,还得额外加班。

白天不忙的时候,我也不能玩手机,因为头顶上有监控,一整天被人监视着,也觉得怪怪的。我曾经担心常年汽车迎面而来,汽车打强光对眼睛不好。但是工作之后,我发现不存在这一问题。虽然强光能够使开车的司机清楚地看到前方的障碍物,但是在通过收费站这一段路,司机们都不会开强光,对眼睛的刺激比较小。就是车库在地下,常年空气不流通,而且汽车排放尾气对身体有害。所以有时候待得久了,就会渴望到地面上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

我没接触这份工作之前,还不屑一顾地说:“不就是站岗吗,谁都会。”工作之后才深刻地认识到,虽然每一天从岗前开车扬长而去都是过客,跟我的生活不会有太多的交集。但是我把这个岗站好了,他们的一个微笑或者一句“谢谢”,都是对我工作的极大肯定。

(整理 本报记者 范佳)



大明湖畔·小小说征文
投稿邮箱:lixiaozuoxie@163.com

打车

□薛正

这是一个雨天。

霹雳在芙蓉街候车亭上空炸响,闪电刀子般划着候车乘客的脸,一下又一下。

雨帘里,终于有一辆出租车蜗牛般缓缓驶来。我努力抑制住内心的喜悦。

我像风中的树,使劲挥舞着右手,以便引起出租司机司机的注意。

“请问您想去哪儿?”一位中年女司机靠边停车后,摇下右车窗,脸上挂着招牌式的微笑。

“姜家庄。”听我报完地址,她看了看手表,犹豫着同意了。

我一头扎进漫天雨幕,钻进了车厢。

“还有没有去姜家庄的乘客?”女司机冲着候车的人群喊了一句。

“我有急事,你就别拉其他乘客了,算我包车!”看到还真有两个人,跃跃欲试想拼车,我阻止了女司机。

出租车启动。候车站牌向后倒去,两个不满的眼神,也被远远地抛在了身后。

没承想,雨下得这么大!刚才跑着上车的这段路程,我竟被淋得如落汤鸡般浑身湿透。

“擦擦头发吧,别着凉了!”女司机递给我一块毛巾。接着,她打开了汽车收音机。“当缘起和缘灭,我们的过去,已不能重写;我失去了全部的世界,在这伤心的地铁……”李宗盛的经典老歌震荡着

我的耳膜。

把毛巾还给她,我长吁一口气,任汽车在雨中飞驰。我又把头仰在椅背上,闭上双眼,完全沉浸在这舒缓悦耳的音乐声里。

“吱——”车子轮胎与路面摩擦,发出刺耳的刹车声后,猛地停住了。像是谁在背后推了我一把,我的整个身子也猛地向前俯冲下去。

原来十字路口处,迎面疾驰来一辆电动三轮车,司机不管不顾,逆向行驶,或许是急着回家吧!只见电动车司机脸不红心不跳,跟没事人一样,在我们车前,风一样高速驶过,车轮溅起一片白亮亮的水花。

“唉!”女司机摇了摇头,苦笑一下。

出租车重新启动。一道闪电划过,紧接着一声响雷,车前的雨刷快速摆动着,雨更大了。

汽车马上就要驶入工业南路,我的右手不自觉地伸进了衣兜。

“这么个大雨天去姜家庄,你在那儿住还是……”进入颖秀路后,车辆和行人渐渐稀少,女司机紧绷的心弦松弛下来后,和我聊起天来。

“嗯……在那儿住……”女司机的突然发问,让我有些不知所措。我并没有收回目光,仍出神地盯着车子正前方,胡乱应承了一句。

“刚才,我本不想接你的活儿呢!天不好,路又远,再就是我都跟……”突然,她的手机铃声响了,后半句话刚到喉咙,尚未吐出。

她将车靠近路边停下。“宝贝儿子,你放学了吗?嗯。爸爸接你回

家了吗?好,妈妈开着车呢,回去就陪你过生日!”电话很快挂断了。

“不好意思啊,耽误了您两分钟!”女司机轻轻转过头,满脸歉意。

“没事!是你儿子打的电话?”我顺口一问。

“是啊!今天是他12岁生日,跟他说好了,今晚我跟他爸爸一起陪他过生日。”说起儿子,女司机的脸上绽开一抹幸福的笑容。

“其实,我跟孩子爸爸早就离婚了,孩子归他。一年到头,也只有在他生日这天,孩子才能同时见到父母……”她像是自言自语,但更像是跟我倾诉。

“那你的儿子,一定很可爱吧?”我赶紧岔开话题。

“嗯,我的手机桌面上有他的照片。”接过手机,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映入我眼帘。

女司机轻换挡位,车子飞一般向前行驶着。

“好了,前面站台停车,我在那儿下!”

“啊?可是还没到达目的地呢!”女司机一激灵,以为自己听错了,满脸愕然地看着我。

“你没听错,我就在那儿下车。”

女司机一定不知道,我也是一个人单身爸爸,每天都要面对孩子找妈妈的哭喊声。

出租车渐行渐远,最后消失在路的尽头。我把右手抽出衣兜,紧握着的匕首已经割破了我的手掌,鲜血顺着五指滴落在湿漉漉的路面上。

扔掉匕首,我一抬头,才发现,天空已微露出淡蓝的晴……